

学生崔立波

张绍勤



白驹过隙，时光荏苒，转眼间，离开教师岗位已经18年了。我当教师16年，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，那些我曾经教过的学生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有些已经渐渐模糊、忘却，但有一位学生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他叫崔立波，是20年前我的学生。

说起老师与学生的关系，以前曾经在渑池高中教学，后来到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担任宣传处处长的赵轶榜老师，曾经对师生关系有过形象的说法：既担任该班班主任，又教该班课程的，该班的学生被称为“亲学生”；不担任班主任，只教该班课程的，该班的学生被称为“亲叔伯学生”；在该学校讲课，既不是某学生的班主任，也没有教某学生所在班级的课程，就是“叔伯学生”。按这个说法，崔立波不是我的“亲叔伯学生”。我当时不是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，只教该班的语文课。

上学期间，崔立波只是一位普通的学生，我的印象并不深刻，但他毕业后我们那次打交道的经历，多少年来让我难以忘怀。大约是2007年夏天，我和一个亲戚要到河北省去办事。我们打算坐公交车到洛阳，再换乘火车。

我在渑池县城等公交车，这时一辆“三门峡至洛阳”的公交车驶了过来，我和亲戚疾步登上车。“张老师，您去哪儿？”一句问候声传了过来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，但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来了。

“我是崔立波，您以前教过我呀。”他说。这辆公交车是他家的，他爸爸是司机，他在车上售票。当我递过钱，准备买车票时，他说什么也不要。推辞了一番，最终也没有收我的车票钱。

将近两个小时，到了洛阳市。距离火车站还有四五百米远，我们下车后打算走过去，但立波执意要送我，我担心影响他的生意，不让他送，但他态度很坚决，非要和我一块走到火车站不可。一路上，他替我背着行李包，边走边说。

“老师，火车站这个地方比较乱，治安不太好，您千万要注意呀！”

“老师，您在等车时，不要将贵重物品交给不认识的人看管！”

“老师，火车站附近商店里的东西最好不要购买，因为比较贵、质量还不好！”

“老师，我告诉您一个出门的注意事项，到外地火车站时能不背行李包就不要背，您如果背包的话，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您是外地人，会欺生的。”

“老师，我再告诉您一个小窍门，夏天你出门时，到外地火车站，您可以穿一双拖鞋，别人还会以为你是本地人呢。”……

他说的有些我早有耳闻，有些是第一次听说。

立波陪我往火车站一步步走着，一句句说着，生怕我路上出差错。突然，我眼前出现一幅熟悉的场景——每当考试前，我总是站在讲台上，叮叮吁吁嘱咐地对学生说：卷纸发了以后，一定要先写上考场号、座号、姓名；每道题一定要先读清题意，然后再细心答题；卷纸写完后，一定要认真检查，不要急着交卷；写作文时一定要字迹工整，因为卷面分很重要，字数一定要达到要求……

蓦然，我发现我们的角色换了。学生立波像一位老师，我像一个学生。在进火车站前，就像学生进考场前，他不厌其烦、耐心细致地叮嘱着，唯恐我出差错！

学生立波一直把我送到洛阳市火车站，看着我走进候车大厅，他才转身离开。

他当时不过十七八岁，而我已经有三十七八岁了。

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尽管我后来几乎再也没有见过立波的面，但多年来，那熟悉的一幕幕还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检察院）

时不时地，我总会习惯性地打开卫星地图，远远地看一眼我的故乡。从空中俯视，故乡沿着河道铺展开来的样子像极了一只展翅的凤凰，除了西北方向两河交汇的地方略平坦，它被一座又一座高高矮矮的山围绕了起来。

傍晚，夕阳落山，小小的村庄逐渐被暮霭覆盖了起来，这时我喜欢站在房顶上看远处的山。越过一座几乎成直线、只在山脊上长着一棵树的山岭，在铺满晚霞的远方，远远可以看到高高的歪脖山。传说，一位挑着担子的老人在山顶上抽烟太久而压歪了脖子。与歪脖山毗邻的更高的那座山是大蓝山，远远望去山顶仿佛一片蓝色。冬天来临时，大蓝山的顶上早早地就覆盖了积雪，久久不会融化。我总在想，什么样的人家会在那样的高山上住？我想象着那么高的山上应当有一座寺庙，寺庙里住着剃度的和尚。

后来我到山里一所中学读书，学校正对着一座高高的山，我一直执拗地认为它就是大蓝山。攀登上那座山再下来，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，可惜山上除了石头和遍地的荆棘，甚至没有一棵树，更没有想象中的寺庙和晨钟暮鼓。

村北紧挨着的山叫黑脑山，是故乡最高的山。父亲说山上曾经种满了枣树和松树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看到的山却是光秃秃的，山底的枣树大多数已经被砍掉，剩下一丛又一丛的酸枣树长得异常旺盛。山坡上只有芨芨草，唯一的几棵松树长得歪歪扭扭，几年过去都没有长大的迹象。然而每次雨后，山上就会长出来蘑菇，还有马皮包，它的大名叫马勃。没多久，雪白的马皮包就变成深褐色，踩上去就会冒出一阵褐色的烟雾。遇见了它可以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带回家，当镰刀割破手或者有其他伤口时，就靠它止血。夏天，它紧贴着地面，会开紫色黄色深红色的小花，真的是昙花如来小，也学牡丹开。

快到山顶的位置，有几块巨大的砂石自然堆放在一起，被称作老虎嘴。坐在老虎嘴的长砂石上，远远地能看到岐山湖，能看到白色的湖堤，甚至还有湖上的船。

黑脑山的北面还有一座高山，我们称之为北山，县志上称之为天台山，有的地方称其为卧佛山。卧佛山是怎么来的呢？远远望去北山的东边并立着五座山峰，正好凑成了一只躺倒的脚。夕阳西下时，余晖洒在北山陡峭的山峰上，金光弥漫，犹如万丈佛光。小时候我们被告知，山上一座小塔中的菩萨底座下是一口井，放一根棉线进去它能通到东海。传说北山上有一座粮仓，粮仓里的大米挖一碗会再漏出来一碗，但后来被一个放牛娃用牛粪堵住口子以后就再也找不见了。小时候大米在北方的乡下是稀罕物，往往是感冒发烧了才会熬一碗大米粥。去北山找到传说中的那座粮仓，也就成了小小的我心中最大的梦想。

我只上去过两次北山，那时的北山还没有完全开发，山坡上除了一片又一片茅草就是酸枣树。在山腰的栈道上行走时途

四舅彭岳，是母亲兄长中排行第四的哥哥。听母亲说，她这位哥哥从小调皮，嬉皮笑脸，经常使唤弟妹为他服务，喜欢在大人面前耍小聪明，常常遭到外公的棍棒教训。

出生在农村的四舅个头不高，1米65左右，国字脸，肩膀厚实，经常与同龄孩子打打闹闹。他爬墙上树很能干，练就一副好身体，但就不愿读书，这与外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。

有一次，四舅逃学，老师找上门，外公得知后怒火中烧，马上提一条长长的木棍四处找，一边喊一边大骂：“彭岳，你这小子，跑哪里去了！快给我出来，不然今天老子非打死你不可……”

听到外公的怒骂声，四舅躲在屋后的土墙边，眼睛始终盯着声音的方向，吓出了豆大的冷汗。外公的声音越走越远，渐渐地消失了。这时夕阳西沉，天色变暗，但四舅仍然不敢回家。外公的木棒让他越想越恐惧。

夜幕降临，暮色笼罩整个乡村。四舅有些饿了，听得到肚子咕咕叫。趁夜色他蹑手蹑脚来到灶房背面，从木壁板中的缝隙溜去，一盏煤油灯发出黄豆粒般的光芒，只能模糊地看见人影，听见说话的声音。

“他爹，四伢子这是跑到哪里去了？”他听见外婆细声细气地问。“你莫管，这小子回来，非教训他一顿不可！”“他爹，你这样吓着孩子了，他哪还敢回来呀？”“不回来，不回来就死在外面！”四舅怔了。

秋天的气温有些低，这时的天空又飘起了雨点，树叶随风飘落，落在四舅的身上。四舅一直在屋外边强忍着饥饿，蹲在右侧的屋檐下一动不动。又冷又饿的他在寻找机会，等外公离开灶房外出，他就有机会溜进灶房弄口吃的解决胃动力。但机会一直没有眷顾他。

迷迷糊糊中，四舅听到外婆的声音，好像在念叨“四伢子”。机灵的四舅眯眼从木壁板缝隙望去，只见外婆一个人。他健步溜进了灶房，外婆吓了一跳。四舅用手势“嘘”一声示意外婆不要出声，像做贼似的。

当年只有4岁多的母亲，被四舅指使到堂屋门前放哨。吃饱饭后，四舅就躲到舅的床上过了一夜，躲过了一劫。

194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，村子里来了

山的容颜

庞瑞波

湖，能看到白色的湖堤，甚至还有湖上的船。

黑脑山的北面还有一座高山，我们称之为北山，县志上称之为天台山，有的地方称其为卧佛山。卧佛山是怎么来的呢？远远望去北山的东边并立着五座山峰，正好凑成了一只躺倒的脚。夕阳西下时，余晖洒在北山陡峭的山峰上，金光弥漫，犹如万丈佛光。小时候我们被告知，山上一座小塔中的菩萨底座下是一口井，放一根棉线进去它能通到东海。传说北山上有一座粮仓，粮仓里的大米挖一碗会再漏出来一碗，但后来被一个放牛娃用牛粪堵住口子以后就再也找不见了。小时候大米在北方的乡下是稀罕物，往往是感冒发烧了才会熬一碗大米粥。去北山找到传说中的那座粮仓，也就成了小小的我心中最大的梦想。

我只上去过两次北山，那时的北山还没有完全开发，山坡上除了一片又一片茅草就是酸枣树。在山腰的栈道上行走时途

四舅

谭文波

两个身穿土黄色制服呢的人，村民听说是“国军强征兵”。当时在民间流行着“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”的说法，但年仅17岁的四舅被一眼看中了。未成年的四舅从面相看有些老成，任凭外公外婆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。

第二天一早，无奈的四舅准备好了行李，外婆已经哭成了泪人。外婆明白四舅这次出门等于是丢了个儿子，或许永远都不能相见了。她眼睁睁看着儿子一步一回头走到村口，上了一辆绿色的军用汽车……

第二年开春，外婆在屋门前栽了一棵槐树，她管这棵槐树叫“四伢子”。外婆把它看成是儿子的身影，似乎他的面容就画在树上。转眼间几年过去了，没有四舅的任何消息，是死还是活，生死未卜。外婆种的那棵槐树一年一年地长大，外婆每次出门看

守望

阿染摄影作品



经一座石窟，它应该有一尊石佛，但已经不见了踪影，一部小小的录音机却在周而复始地吟唱着大悲咒。再去的时候，北山已经成了风景区，宽阔的停车场和步行道已经颇具规模，游客熙熙攘攘，北山已不再是那座山。

村南边还有两座高山，一座马山，一座磨盘山，传说河北王宴建德就是在马山附近兵败自杀的。磨盘山上曾有一方石碑，据说上面刻满了古方，山上生长着一种黑黄相间的硕大的蜘蛛，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到过。我曾经登过磨盘山的最高处，并没有找到那方石碑。站在山顶上发现，它的另一侧是极其陡峭的石崖，有一只鹰在山崖下凭风盘旋着。

到了夏天，远近的山都变成了绿色，被山环抱着故乡也就被树木覆盖起来。乡下人家，房前屋后都是风带来的种子，几场雨水过后就是一丛丛的小树苗，用不了几年就长得高高大大，把红砖平顶的房子都掩映在了绿树丛中。

故乡的梧桐树是最常见的一种树，梧桐叶大如荷叶，雨落在梧桐叶上飒飒作响，自是一道别致的风景。除了梧桐，随处可见的还有榆树、槐树、核桃树、椿树等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故乡还有一棵灯笼树，而且那么多年只有这么一棵。它长在一座土崖上边，小时候大姐经常带着我在树下捡小灯笼，取出来的黑色种子当宝贝一样攒起来。大姐还经常背着我到村里的那棵老柿子树下，捡掉落的青色小柿子，然后串成一串又一串挂在脖子上。

如今每次回家总是顾不上到那棵柿子树下看看，大姐告诉我老柿子树已经死了，有人在原来的位置栽下了小柿子树。

我太熟悉我的故乡了。每次回去，山都是那个山，那些树却换了容颜。熟悉的老树，有的剥落了一段树皮，有的却再也不能遇见，但是总有小小的树长成了大树的模样。这便是时间的印迹，生命的印迹。如同我在路上遇见的半大小子们，叫不上他们名字，却也隐约可以看出他们父母的影子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检察院）

到它，四伢子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眼前。后来外婆心中萌发出一种预感：四伢子不会死的，他调皮、聪明，心眼儿多，一定会逢凶化吉。

1974年12月，家门口的槐树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了。寒冷的冬天虽然没下雪，但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刺着脸，躺在床上，外婆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，枯黄的双眼仍然大大地睁着。弥留之际，她不停地念叨四伢子。母亲紧紧握住外婆的手，安慰她老人家，总有一天，四伢子会回来的……

转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关于台湾的信息越来越多。偶尔听身边的人谈起某某家有一个台湾亲戚回乡探亲，这使我想回到舅舅。我跟母亲说，四舅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台湾与大陆关系改善了，以后可以正常来往了。母亲也经常与老家的么舅联系，询问有没有四舅的音信。

1991年9月的一天，四舅出现在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邵阳。这次四舅是一人回来探望，他想着下次回来就带着全家一起。四舅在台湾结婚生子，妻子是台湾阿里山的姑娘，他们育有一双儿女，儿女们都有了工作。老屋门前多了一棵老槐树，屋前的池塘也依然清澈，池塘边的树更是枝繁叶茂。四舅来到外公外婆的坟上放声痛哭：“爹、妈，我回来晚了，孩儿不孝，对不起……”

在祠堂祭拜完宗族后，四舅与亲友热泪相拥。触景生情，四舅捐了一千美元修缮祠堂，他说：“落叶归根是每个中国人的情结，这次回老家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愿。”

回台湾之前，我邀请四舅在我工作的县城游玩，向他介绍城里的变化。在我居住的小区里，一个大圆形的花坛边，我与四舅合了一张影。回台湾时，四舅带走了家乡两样东西：一样是族谱，另一样是一块老屋斑驳的瓦片。四舅说：“老屋的瓦片来自于我们远方的故乡，来自父母及祖辈出生的房子，是连接历史的实物，穿越时空的见证。”

四舅回台后，我们没有留下他的地址，只要了他的座机号。大家以为四舅的身体很好，马上就回来。谁知五年后，他正准备带着儿孙第二次回故乡时，却病倒了，只留下再也回不了故土的深深遗憾。

四舅的儿孙，我们没有见过面，没有机会更多地交流、了解。母亲更是后悔，后悔当时没有详细了解四舅的子孙情况和居住地址，四舅去世后座机号码也打不通了，后来一直没有联系上。

2012年10月18日，四舅的孙子彭中阳写信说要来替爷爷圆梦，信里问家乡的路怎么走。不久，29岁的彭中阳与父亲和姑姑一行，不远千里回到了故乡。彭中阳说，他是在爷爷的故事中长大，爷爷总说起老家家门前的池塘，池塘里的鱼和池塘边的树，在他心中就如同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。

彭中阳跟我们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爷爷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，念叨的次数越来越多。他说，台湾有位诗人说过：故乡永远都是游子心中最眷恋的地方，到不了的都叫作远方，回不去的叫家乡。最后，彭中阳拿着家乡的族谱，一一地对号入座，了解族谱上的人和事，仔细询问先辈们的人生故事和经历。

虽然四舅离我们远去了，但那条割不断的线仍紧紧牵着：那是连接我们家族、连接海峡两岸的情感纽带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南省新晃县人民检察院）



传播 吉力摄影作品

西江月

康新文

半圃牡丹花谢，
一围芍药初开。
清风小满绿阴来，
信步晨曦楼外。

月季芬芳玉立，
槐英香远盈怀。
斜穿池水上亭台，
举首南山如黛。

（作者单位：甘肃省陇西县人民检察院）

家乡的石头

傅先河

家乡耕地少，山坡多，八分坡地二分田，乡亲们祖祖辈辈靠打石头为生。石头，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家乡人。所幸家乡的石头漫山遍野，易开采，能雕刻，是盖屋建房、铺路垒墙、修桥建园的上乘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。

从我记事起，几乎家家户都有石匠，每个生产队都有集体石料场。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“叮叮当当”锤子、钎子打石头的声音就在石料场响起，此起彼伏、动听悦耳，就像石头会唱歌，富有音律和节奏。劳作间隙，石匠们谈古论今，相互打趣，天南地北拉呱说段子，调节枯燥、疲惫的神经。打好的石头分门别类、齐齐整整码放在石料场上，一行行、一列列，像一排排威武的战士笔挺地站立着，精神抖擞。积攒到一定数量，生产队集体联系销路，社员们驾起独轮车，将石头运往指定地点，通常是郭店、龙山火车站，再乘火车销往天津港或其他地方。每辆独轮车要承载八百多斤重的石头，通常是方石，一辆独轮车装四块，往返三四十华里，一天送三四趟，行程一百多华里。

打石头可谓累、苦、脏、险，一块块石头，一件件石头成品，无不浸透着石匠们的汗水和鲜血。开采石头，要抡大锤，撬动搬运沉重的石头，都是硬碰硬的体力活，一天下来，背疼腰酸，疲惫不堪，骨头像散了架。石匠们回到家，话也懒得说，脸和脚也懒得洗，吃罢晚饭就想上床歇息，倒头就能呼呼入睡，可谓累。夏天时头顶火辣辣的阳光，脚踩炽热的石头，置身酷热如蒸笼的石料场，上烤下晒，有一种快被融化了的感觉；冬季被刺骨的寒风一吹，双手裂开一道道血口子，耳朵、鼻子冻得通红，可谓苦。汗水湿透衣背，汗碱混合着石头粉末，将衣服染成片片花白，头发、眉毛也是白花花的，浑身没一点干净地方，可谓脏。被石头砸伤手脚，放炮时被炸伤炸死的事也不鲜见，可谓险。

打石头，还需要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技巧。第一步是选址，要选储量大、石材优的石料场。第二步清理出石头断面，进行观察分析，找准合适的位置，用锤头和铁钎子凿出一个洞，放置一个铁楔子。然后，抡起十几斤重的大锤，用力砸楔子，依靠楔子的力量把石头硬生生地撑裂，再插入撬杠将石头撬开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楔子的位置要选得精准，才能撑开石头，否则就要重来。

勤劳的家乡石匠，开发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石头用品：喂牲畜的石槽，盛水的石缸，麦收秋收打场用的碌碡，粉碎粮食的碾子、磨盘，捣蒜用的蒜臼子，打土坯的石碓等等。不仅生产生活用具比比皆是，还有许多玩具和体育用品，比如石头棋盘，石头铃铛哑铃。农闲时节，青年们会自发地在场地上举行碌碡比赛。所谓碌碡赛，就是把一个碌碡立在地上，再将另一个擻上，以此类推，谁擻得多谁就是冠军。虽然没有正式的主办方，也没有奖品，但场院里喝彩声、加油声此起彼伏，响彻云霄，选手们乐此不疲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劲头十足。

当然，还少不了艺术气息浓厚的栩栩如生的石狮子，活灵活现的花草鱼虫、飞禽走兽图案的石碑、石碑坊等。原来随处可见的石头用品成为收藏新宠，甚至出现了专门收购队伍。

家乡的石头，浑身是宝，即便是边角下料也是烧石灰、砸石子的好原料。距离我老家十余华里处的几个村子，建有多处石灰窑，其原料全部来自于当地。说到烧石灰，不由得想起明代诗人于谦的《石灰咏》：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

车轮滚滚。打石头当年为集体增加了不菲的副业收入，家乡因出售石头一度成为方圆几十公里的富裕村，人均存款在全乡名列前茅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石匠们单干，日均收入十几元，那时城市工人的月工资才几十元。家中有石匠的人家率先致富，逐步盖起了砖瓦房，吃上了细粮。2010年前后，挖掘机、重型车辆进入家乡，有人建起了机械化石料厂，放炮声、机器和车辆的轰鸣声昼夜不息，山体逐步变得千疮百孔、伤痕累累……

所幸不久之后，家乡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，石料厂被全部关停，乡亲们挥手告别世世代代的石头开采，转身为打工人，涌入各种行业。于是，家乡的山越来越绿，天越来越蓝，空气越来越清新，山上的石头又重新掩映在了山林碧草中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检察院）